

艺·见

故宫拒绝自媒体直播，释放出什么信号

陈履生

近日,故宫博物院发布“参观须知”和“禁止携带物品目录”引发热议,其中明确禁止在展厅内开展自媒体直播。这是新时代博物馆有效管理的必要规章,也是对现实问题的积极应对。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博物馆在不同的时期会遇到不同的现实问题,如自媒体在博物馆中的直播问题,就是前所未有。虽然这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种媒体传播方式,人多势众,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可是,客观分析在手机平台造就巨大影响之中,正反皆有,而负面的在一定程度上占了很大比例。

像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其公共性是首要的,以为大多数公众服务为前提,而不是满足少数人要求。在多元的世界中,博物馆的公共性是基本立场,不能因小失大,不能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求或爱好而忽视了公众的利益。

试想在安静的展厅中,当观众在静静地欣赏文物和艺术品时,自媒体直播的拍摄、讲解等等,对于观众的打搅显而易见。这种对观众体验的破坏,实际上也是对博物馆的伤害。而自拍杆、直播架等设备出现在博物馆中还有可能伤及展品。更重要的是,很多自媒体直播的主播对于历史文物知识的把握,往往不在专业的层面上,因此,他们的理解和认识也都有一定局限性。有的甚至利用一些影视剧或者宫廷内斗剧来解释故宫的文物,或者利用一些道听途说来忽悠公众。当这些直播内容在网上传布之后,并非所有公众都能有正确的判断,更难以判断其历史的真实。这种影响之外,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历史解读或审美认知传递,误导公众的潜移默化过程中,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影响到青少年的教育。

博物馆的知识生产和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博物馆的专家们数十年研究成果的支撑,而非自媒体主播一时兴起的自说自话,或添油加醋。像故宫这样的文博单位不管藏品还是展览都有丰富的内容,专业上的分门别类清清楚楚。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专家,即使故宫不同门类的专家也难以解读所有门类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这就是专业性的特质。博物馆的专业性是为公众优质服务的基础。包括故宫在内的博物馆官方媒体的传播,其对公众建立起来的可信度,正是专业和专门。而在目前良莠不齐的自媒体传播中,尽管人们或许采用将信将疑的态度,然而,实际上社会并没有一个甄别机制。

如何强化博物馆官方媒体的权威性,在当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故宫出台“观众须知”禁止自媒体直播,实

际上对文博单位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并非一禁了之那么简单,而是要有相应的积极措施,尽取做好自己的官方媒体工作,要全面而多样地介绍馆藏文物,尤其要特别注重介绍展线上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辅导或引导观众观展。这种权威介绍并非那种“官方”式一本正经。现在很多文博机构的官方网站或媒体平台上的介绍比较简单,而且文字生硬乏味,缺乏生动性,不能将一些丰富的内容融入公众的话语体系之中,活不起来。基于此,文博机构各自的官方媒体应该用积极的态度应对社会以及个人媒体的直播,以“活起来”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官方媒体,通过不同的媒体平台,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出发去发掘相关历史文物和艺术品的知识和审美内涵,包括一些展览的介绍。这需要文博单位花力气下功夫。

在数十年发展中,利用媒体扩展与

公众的联系可谓文博单位的一大软肋,虽然都知道利用媒体,却不懂得如何利用媒体。文博单位倒是应该像那些玩直播的自媒体人那样紧跟时代的节奏,学习他们的想方设法和多种多样,以及他们的自由度等等。这种连接公众的方式,对于文博单位来说,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以及各种便利条件也完全可以尝试。显然,用多样的方式来推动博物馆文物藏品以及展览与公众之间的联系,是文博单位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有效地解决公众性的问题,那么仅仅禁止自媒体直播是不够的,由此可能引发其他方式的产生。这就需研究如何去疏导,如何去利用,如何去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故宫禁止直播、禁止商业性拍摄等举措,是博物馆回归本体的一种努力,也是反思近年来有些博物馆出现商业化的

积极态度。像故宫这样在中国具有晴雨表地位的机构,其在文博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示范性和影响力也显而易见,希望更多的博物馆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连接社会和公众,发挥好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服务公众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坐在殿堂,静待来客。我们需要主动,需要有更多的媒体方式来展现自己的丰富藏品和多样展览。另一方面,也希望社会和公众给博物馆多一点宽容和理解。

只有这样,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新时代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才能得到公众的更多支持。只有公众走进了博物馆,博物馆才能显现出它在这座城市中的重要性,才能显现出它与社会和公众之间联系的特殊性。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造型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

非遗题材剧“后浪”推前浪 如何让观众更好地“遇见你”

郭梅

随着非遗热的方兴未艾,近年来电视剧里的非遗元素越来越多,如《长安十二时辰》里的水盆羊肉、《去有风的地方》里的白族扎染和《梦华录》里的茶百戏,无不引起了相关文创产品的销售热潮,或引爆当地的旅游。

最近相继收官的《后浪》和《正好遇见你》,则可称为非遗题材剧。《后浪》讲述保护和传承中医文化的故事,非遗元素不仅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和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好遇见你》则更进一步以非遗入剧,致力于用电视剧的形式普及缙丝、花丝镶嵌和古方妆品等非遗,用力甚勤。

借助影视剧,有助于非遗更好地与现代生活、当代语境接轨,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然而,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今天的人们更好地遇见传统文化,值得思考。这两部剧集的得失,对于今后此类剧集的创作应有镜鉴意义。

非遗元素浓度提升,如同剧版非遗博物馆

《正好遇见你》讲述的是以编导鱼在藻、文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团队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努力制作非遗文化类电视节目《传承》的故事。该剧涵纳的非遗项目颇多,其结构显然借鉴了古典名著《水浒传》的链状叙事,一项非遗讲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相对独立又相互勾连,一环扣一环,最终形成一条长链。毋庸置疑,如此的结构方式与该剧题材的契合度极高,加上专业的非遗“名词解释”和精美的镜头呈现,又有豪华的演员阵容加持,如老戏骨刘佳、何赛飞等,理应叫座又叫好。何况该剧细节精准考究,连笔者这个职业病严重的教书匠也鲜少发现字幕错别字、读音不准确等小瑕疵——如陶唐口中的门神“神荼”和“郁垒”就念shén shù、yù lěi,而非一般人想当然的shén tú、yù lěi,观该剧仿佛步入一个剧版非遗博物馆兼非遗导览班。

《后浪》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专注于对中医药知识以及相关文化的介绍和传播,非遗含量大浓度高,普及效果明显。如剧中强调中医关心的是“生病的人”,西医关注的“人生的病”,中医的理念是破坏病毒的生长环境,“寒而温之,热而冷之”,治病“必先去其血脉,而后调之,无问其病,以平为期”,让观众轻松了解中西医的分野。该剧也不排斥西医,如任新正强烈建议乳腺癌患者找西医进行手术。其中,有些常识的推广效果估计并不亚于《爱情而已》之于卵巢巧克力囊肿的科普,例如强调女孩子要注意保暖,不可贪凉多吃冷食等。

构思与落实,一个不能少

然而,这两部剧都不同程度遭到了观众的吐槽,问题或许出在总体构思的庞大精细求全完美和最终落实的力不从心上。

《正好遇见你》长链的每一环,均由剧中人的故事、剧中人所扮演拍摄的戏中戏,以及对十几位非遗传承人,如精研古方妆容的上戏博导李芽、出身梨园世家的京剧武生叶金援、敦煌舞流派创始人高金荣、龙须面制作技艺传承人何明亮等的采访片段,这样三部分组成,构思精巧、内容丰富。该剧导演高寒曾强



▲《正好遇见你》讲述的是以编导鱼在藻、文物专家陶唐为核心的综艺团队为展现中华传统文化之美,努力制作非遗文化类电视节目《传承》的故事。剧中出现了对于缙丝、花丝镶嵌、古方妆品等多种非遗的普及

▼《后浪》讲述保护和传承中医文化的故事,非遗元素不仅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更是贯穿始终的故事线索和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还与婆家争夺儿子的抚养权,而她复出后加盟的《传承》剧组导演穆宗沅偏偏是其初恋,二人在前尘往事基础上的日常冲突和该剧结穴时的重归于好,都早在观众意料之中,且明显有些喧宾夺主了。

编剧之技巧,过犹不及

《后浪》的非遗情节只有中医这条“单丝独线”,总体构思上自然不至于像《正好遇见你》那样撞上过于庞大复杂而又欲兼顾精细的“高压线”。可在节奏的掌控,对戏剧性的度的把握和人设背景“草蛇灰线”的埋伏、交代方面,不仅有失精准稳妥,而且逻辑自洽的反射弧太长,过于考验观众的耐心。

如女主孙头头自幼在福利院长大,一出场就因急着送外卖而故意闯红灯,还把外卖食物摔了当天要参加毕业答辩的中医研究生任天真一脸一身,导致他因正式场合时穿着随意而挨了严父兼严师任新正的尅,是个典型的混不吝。后面进入师承班后,她上课下课满嘴跑错别字病句,在宿舍不理直气壮拒绝道歉,不仅不具备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连基本的道德水准都缺失,她何德何能堪当传承人之大任?!

换言之,该剧刚开篇便展露了十分成熟的讲故事技巧,直奔主题,开启了叛逆少女孙头头和医学世家子弟任天真不打不相识到相爱相恋的戏剧性很强的旅程,可惜用力过猛,失了真实性这个根本,伤了剧的元气。

孙头头被任新正不惜代价请到医馆的原因是吴善道说她是姜氏针派的后人。甚至,还出现了孙头头被强按在太师椅上,大学教授、名医、十四代传人宋灵兰率领众弟子恭恭敬敬向她鞠躬,而她这个“长辈”却一脸懵的名场面。诚然,如此设置确实方便了制造人物冲

突和细节,也方便炮制喜剧效果,比如头头对天真以奶奶自居,动辄称任新正为大侄子、宋灵兰为侄媳妇,对塑造她敢冲敢撞善良率真的“璞玉”形象大有助益。可离谱的是,传承班的传承人入选之所以是孙头头,而不是自幼连玩具都是中医器具的任天真,主要是因其私心私利害得导师吴善道摔倒昏迷的桥段中,却又让吴校长明确说明孙头头其实并非姜氏针派的后人,且直到剧终都未曾交代她到底是何许人也。而这只石头缝里蹦出来无父无母的孙猴子居然被任新正一本正经地改名“孙大愿”,成为传承人。不知编导自己挖的坑是忘了填,还是懒得填?

剧中任新正开的常常并非正经药方,更像心理疗法或养生法。比如简兮遭遇车祸站不起来了,他让妈妈去找三百年的瓦,等找到了,还真让孙头头拿童子尿熬了让病人喝,其理由是得先给已萌自杀念头的病人以希望。诚然,这很有道理,但老宅之瓦显然无法与崔莺莺给张生开的那张简帖儿相提并论,难辞离谱之咎。而诊断一老妇为业障病,药方是遍游千山五岳,拜佛烧香——她的病太重已药石无效,让她出门散心抒发情志,这本身没毛病,但说她旅行归来状如病愈,则未免夸张。

毋庸讳言,如把非遗元素当做葱花撒在电视剧这盘菜上,那着实不难,《梦华录》等剧均为显例。但如把非遗作为核心,既要把握非遗文化的子丑寅卯介绍清楚,又要将之如盐入水地结合进人物和故事里,诚非易事,窃以为《鬓边不是海棠红》基本算得上佳构,《正好遇见你》和《后浪》亦为此颇费心力。相信虽以非遗入剧颇为不易,但努力爬坡的艺术家们已达山腰登顶在望,何妨拭目以待。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其玄黄牝牡,取其意气而已。清代画家恽寿平的“不落畦径,谓之士气”是对“文气”的看重,“不入时趋”则是独立之人格体现。民国时期陈师曾认为文人画“画中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因此,以传统书画为媒介,重新发掘中国书画艺术中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塑造当代青年独立的人格、气质。

中国书画中蕴藏着中国人独有的自然观与艺术观。卫夫人《笔阵图》中写道:“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之坠石,磊磊然实如崩也”,即以抽象的点画对应自然物象的千变万化。宋人郭熙在画论《林泉高致》中强调描绘的自然山川时要有四时之差别——“真山”之烟岚,四时不同。春山澹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他还说:“山形面面看,山形步步移。”审美主体借画家之眼去看山川因角度不同而呈现千姿百态与自然之无穷变化之美,同时能体会到传统书画独有的艺术观。拿文人山水画为例,画家将自然山水的独立、崇高、永恒、灵动之大美类比人的精神世界,并将其投射于绘画创作之中,将人与自然在漫长历史中的相遇、相处、相互感应化为视觉之“形”,亦化为精神之“形”,再辅以笔墨的抽象形态,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山水画法体系。这种独特的艺术观伴随的是独特的审美观。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从中队体味“物我两忘”“澄怀观道”“虚静”“坐忘”等传统审美方式,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构传统美学品格。

充分挖掘传统书画艺术所蕴含的丰富美育因子

王乾榕 蔡敏

中国书画艺术具有心理疗愈作用。中国古代书画艺术负担着更深层的意义,以“画里乾坤”表达人生的喜悦或悲哀,例如南朝宗炳认为山水画的重要功能在于“畅神”,通过绘制山水画,观赏山水画,审美主体的精神会变得舒畅。花鸟画也讲求“怒气写竹,喜气写兰”,米芾评价苏轼所作枯木“如其胸中盘郁也”,认为他是借画得非常奇怪的枯木发泄心中怒气。怀素在书法挥洒过程中“突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将胸中浩然之气一吐为快。通过书画表现,能将人内心的“怒气、怨气、惰气”等发泄出来,情绪得到释放,人的精神就恢复了正常状态,成为心理疾病的疗愈过程。当代年轻人所可能遭遇的精神危机,如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迷惘,急速变化的环境所带来的“现代乡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都可在传统书画艺术的滋养中获得平复,在艺术过程中得以解脱。

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特有的美育功能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符合处于历史进程中的中国人的文化性格与审美心理。书画美育可以为青年大学生建立良好的传统艺术审美经验发挥重要作用,当下年轻人有责任将“国粹”展现出的多元价值传承下去,构建新时期符合大国形象的审美意象,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作者分别为艺术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韩新媒体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社会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